当年的7号不在了

——王后军去世前与本报记者聊足球往事

“当年的7号还在不在啊?”30多年前,邓小平回到阔别已久的绿茵场看比赛,便向身边人这样问起王后军。昨晚,王后军那颗为足球跳动了大半个世纪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昔日中国男足队长7号走了。静静地,留下了长长的思念。

■ 当年王后军(右)担任国家队队长被誉为“飞将军” 王后军家人提供

■ 1993年底申花俱乐部成立,王后军将教鞭交给徐根宝 记者 **周国强** 摄

小平同志的关心

18岁进入上海队,32岁退役,王后军的足球生涯走了很长一段路。那个年代,他有幸接触到了老一辈革命家。

本报记者在两个月前和王后军的一次促膝长谈,两个多小时,历历在目。“小平同志爱看足球,以前国家队比赛,他几乎场场到,赛后还会到台下和我们握手。”广中路上的一幢高层里,王后军坐在沙发上,十分安详。

“当时,北京工人体育场里挤满了人,大家热情地喊着小平同志的名字。”许久没有来到球场,邓小平安静地盯着赛场,只是当时的王后军已经不如年轻时那般活跃。“当年的7号还在不在啊?”这是邓小平对王后军的关心。

王后军家的客厅里,有一面墙专门挂着照片。最显眼的一张老照片是他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合影。“一次,我们和刚果人民军足球队打国际比赛,总理赛前接见我们。”王后军那时已经是国家队队长。

“比赛中,如果对方受伤了怎么办?”周总理问。

“没关系,我们允许换人比赛。”王后军答。

“如果受伤多,规则不允许换人怎么办?”周总理追问。

“我们把自己的队员派上去支援他们。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,不计较胜负。”王后军回答时,有些紧张。

“那也是一种办法。人家只剩10个人,我们也可以下来一个嘛。公平比赛。”周总理半开玩笑,把王后军逗乐了,气氛越来越轻松。

“飞将军”名气很响

王后军走上足球的道路,很大程度是因为父亲喜欢足球。小时候生活并不富裕,但到了节庆,他和爸爸会凌晨3点钟起床,到足球场排队买门票,就是为了选个好位置。

和老一代球员一样,王后军也是从弄堂足球起步。幸运的是,他从虹口区少年队一路踢进上海队,国家队。

“3年自然灾害,我们也没饿着。吃得饱,穿得暖。”王后军知足,他回忆,当年老百姓定量供应肉食,每人一个月半斤肉,他们一个月18斤。

也正是那个年代,中国足球走上了一段繁荣的年代。王后军、徐根宝、戚务生、年维泗、方纫秋……个个是中国足坛响当当的人物。尤其是上海,在1965年前后,光是甲级队有5支,“上海一队,工人队,青年队、青年二队、青年三队。”王后军记得特别清楚,自己是18岁时进了上海一队,随后就在全国各地南征北战。

“奇怪的是,我的影响好像在广东更大一点。”南粤足球文化有传统,上海队南下和广东队比赛,球场永远是人山人海,球迷们热血沸腾。然而,山呼海啸的加油声,都是给他这个“外来户”。“可能是广东人喜欢我这种个子不高,速度很快的球员。”

也正是在南粤大地,“飞将军”的名字开始叫响。“一到比赛,场地上就有人喊我‘飞将军’,报纸上也登‘飞将军’。”比赛后回到上海,王后军每天都能收到球迷来信,最多时一天几十封,其中不少来自广东球迷。

微笑常挂在脸上

从1981年做上海队的执行主教练,到1993年交出帅印,王后军是上海足球队一线队执教时间最长的教练之一。

不偏不倚,是他的风格。“品德好,训练麻利,能打硬仗”是王后军选人上场的标准。“执教这么多年,也有球员私下里跑到我宿舍说情,要上场,要奖金。”王后军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,一碗水端平。后来,他到上海女足当过一段时间顾问,也把这股风气带进了球队。

抛开足球,在妻子眼里,王后军是个真诚善良的人。前些年,家里从武汉请来一个保姆。许多年来,保姆成了他们的家人,还在上海结了婚。后来她出嫁时的嫁妆也是王后军一家准备的。

风风雨雨,再苦再难,微笑始终挂在王后军的脸上。生病后,记者第二次见到王后军时,他已经不能站立。坐在轮椅上,每周到医院透析3次。因为不能喝水,嘴唇很干燥,他依然微笑着。在医院,小护士对王后军的印象都很好。“有时针打疼了,他也总是笑嘻嘻的。”

临走前的一周,王后军住进了医院,抢救后病情稍有好转,但说话依然不利落。弟子们来探望,他谈的只有足球。王后军讲起足球滔滔不绝。说着说着,口齿也清晰起来。后来家人和弟子们开玩笑,说让他们常来医院和王后军聊足球,这样可以治病。 本报记者 **钟喆**

图 TP

王后军足球生涯

生于1943年,1958年进虹口区少体校练足球,1961年入选上海队,1965年入选国家队,上世纪70年代初出任队长。他司职边锋,身体素质出众、技术全面、快速灵巧。

1975年退役后他成为上海队助理教练,协助方纫秋率上海队由1981年的乙级队打回甲级,并在1983年夺得全运会冠军。1984年升任上海队主教练至1993年,率队在第一届、第二届足协杯赛中获第三名,此后一直率上海队位列全国甲级联赛前列。

他执教足智多谋,1995年出任上海浦东足球俱乐部总教练,次年因健康原因离任。后曾任上海女足顾问,一直关心上海足球发展。

弟子来探望时他流下眼泪

王后军难舍足球情

王后军去世的消息传来,记者昨天深夜赶到延长中路上的第十人民医院,王指导的家人、朋友此时大都已经离开。在医院住院部11楼的肾脏科病房,护士表示,王指导是本月住进医院的,“以前都是每周会来做血透,这个月突然情况不好了,就住进来了。”

由于昨天的抢救是在重症监护室,病房护士听闻王指导已经过世的消息,都显得十分震惊。据护士回忆,王指导一直就住在护士站对面的一个病房,“老人家精神状态其实还不错,周围不少病友都认识他,毕竟是名人嘛!他对我们也很客气,经常和我们打招呼。”本周,王指导的病情进一步恶化,继而转到了急诊部的重症监护室。

据了解,昨天上午,王指导的病情再次出现恶化;至下午6时左右,院方仍在组织力量全力抢救,但1个多小时之后,晚上7时35分,69岁的王后军最终告别了人世。

“月初来看王指导时,他还是好好的。一听到这个消息,就往医院赶了。”昔日弟子刘军表示,他昨晚收到王指导家人的消息后,就和奚志康一起赶到医院,“听家里人说,王指导走的时候亲戚朋友都陪着,王指导走得很安详……”

刘军告诉记者,王指导住院之后,他们一干昔日弟子曾在11月4日来医院看望过王指导,“当时王指导流了不少眼泪,看得出,他对足球还是有依恋的。”

王指导被确诊为尿毒症已经很长时间,因为年轻时长期运动,心脏功能衰退发生病变,供血不足,加上大量药物作用,其中的损害就间接造成了肾功能衰退。今年5月开始,王指导每周都要接受3次血透治疗。

为了帮助王指导治疗,缓解他的经济压力,包括刘军在内,他的昔日弟子还专门为他举行过募捐,并设立了“刘军足球慈善基金”。据悉,可能最快在本周末,家属就将为王后军举行遗体告别仪式,到时上海足坛的各方人士均会到场,陪王指导走完最后一程。

本报记者 **许明**

场上“飞将军” 场边“小诸葛”

范志毅李晓追忆王指导

前亚洲足球先生范志毅与王后军也有过一段不浅的师生缘。那还是在1987、1988年,18岁的范志毅正在国家奥林匹克队、国家二队训练,王后军当时正执教上海队。“那个时候我还是非常年轻的球员,王指导蛮器重我的,一直让我回上海队。当时的政策是,如果有国奥队队员,地方队还有0.5分、1分的加分,王指导连这个分数都不要。”

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时间,范志毅提起王后军,还是充满感激之情。“我对他的这份感情一直在。”让范大将军印象最深的是,“王指导是一个很有智谋的教练,也敢大胆起用新人,非常器重年轻球员。”

昨天下午,上海元老明星队正在进行出发前的最后一次训练,听到王后军逝世的消息,大家草草结束,“知道这个事后心里挺难过。我也说过,我们这支队伍会尽一份心。”

小范告诉记者,他们已经准备向老甲A明星赛组委会提出申请,周日上海队与北京队的赛前,举行一个为王后军默哀的仪式。“王指导是上海的知名教练,也是足坛老前辈,我想这是我们该做的。”

在上海足坛曾经的“快马”李晓看来,王后军是他的伯乐。“那时我原本在上海青年队、国家二队,是王指导把我召到上海队参加比赛,从1988年到1993年在他手下训练了5年时间,一直到后来参加职业联赛。”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王后军是中国国家队的主力边锋,技术全面,尤其以快速灵巧见长,由此也赢得了“飞将军”的美名,而李晓踢的位置恰好也是边锋,因此王后军对李晓的点拨和帮助不小。“在我的心里,王指导是非常和善、非常有耐心的一个人,这些对我以后做教练影响很大。”

目前,李晓正在江西南昌忙于筹建一支当地的乙级队,“最近手头的事情比较忙,如果这个周六、周日办王指导的追悼会,我一定会赶过来参加,尽一份弟子的心意,送师父最后一程。”本报记者 **高兴 关尹**